

东方大国

[第三卷]

DONGFANG DAGUO 李井伦◎著



李井伦



东方大國

(第三卷)

李井伦◎著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大国 / 李井伦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2.9

(世界华人文库. 第2辑)
ISBN 978-7-5108-1657-4

I. ①东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1724 号

东方大国

作 者 李井伦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58
字 数 1002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57-4
定 价 95.00 元(全四卷)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三十六

仲春二月，蛟龙抬头，昨日刚刚下过一场春雨，齐侯小白与临淄都被沐浴一新。今日艳阳高照，春花初绽，空气清新，这就是太卜选就的黄道吉日。齐侯小白斋戒三日，出城迎接管仲。临淄钟鼓齐鸣，前有禁军开路，后跟卫队，沿街有军队护卫，旌旗招展，华盖蔽日。齐国刚刚战胜鲁国，临淄百姓有一睹新君风采机缘，无不上街围观。齐侯小白并没有坐在车上，而是站在华盖之下，满面春风，频频向沿街百姓招手致意。小白身着紫色锦袍，年轻俊秀，举止潇洒。面如满月，眉清目秀，笑中略显一对酒靥，眉宇之中蕴藏刚毅。

除高傒乘车外，隰朋、王子成父、东郭牙、宾须无、宁越、仲孙湫等众朝臣骑马相随，向城外走去。夹道围观百姓，指指点点，有人私下议论。

宋人：“何等大事，如此隆重盛大？”

齐人甲：“出城迎接人。”

宋人：“迎接外国君侯？”

齐人甲：“非也。”

宋人：“莫非迎接大周天子？”

齐人甲：“汝不是齐人？”

宋人：“然也。”

齐人甲：“第一次来齐国？”

宋人：“对。都说齐国是东方大国，到齐国一看，比宋国还穷。这样国家如何能好？何许人也，要如此兴师动众？”

齐人甲：“外国人自是不知，国君出城去接一位大贤人。”

鲁人：“何许官职？”

齐人甲：“无官无职，一庶民也。”

鲁人：“国君出城迎接一个庶人？我是鲁国人，鲁国乃礼仪之邦，亦没有这等事。不合礼仪，不合礼仪。”

齐人甲：“何止如此，此乃国君命太卜选就黄道吉日，斋戒三日。斋戒可懂？”

鲁人：“太小视我等，斋戒，须香汤沐浴，戒酒戒荤。不合礼仪，甚不合礼仪！”

齐人甲：“迂腐，汝不闻吾先祖太公望，在渭渚垂钓遇文王故事。”

鲁人：“文王乃圣人，吕望大贤，安能与文王太公相提并论？”

齐人乙：“说来吓煞汝！此人姓管，名夷吾，字仲，齐国上至国君、上卿大夫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无人不知其贤。半月前，曾险些把国君射死。国君非但赦其不死，还要以如此盛大礼仪相迎。可见国君胸怀，可想此人本事该有多大。”

鲁人：“太公遇文王时已七十多岁，莫非此人亦七十多岁？”

齐人乙：“刚刚四十岁。”

鲁人：“齐侯年龄几何？”

齐人乙：“三十岁。”

鲁人：“故弄玄虚，为君者惯用之法。”

宋人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位国君不仅仪表不凡，三十岁能有如此胸怀，倒是难能可贵。再见识见识管仲是何风采，亦不枉辛苦而。”

齐侯小白车队来到城外，管仲身着锦袍，跪于地上，帽缨下垂，衣襟掖在腰带上，身后站着一个武士，手持大斧。鲍叔、雍廪站在一旁，躬身施礼相迎。齐侯小白等人纷纷下车、下马。

鲍叔、雍廪：“臣恭迎国君。”

管仲：“罪人管仲，恭候国君裁处。”

小白：“持斧武士退下！”

持斧武士退下。

小白：“先生请起。”

管仲：“管仲罪当万死！赦免不戮，已是国君仁厚大度。国君亲自出城相迎，折煞管仲。”

小白搀扶管仲，亲为管仲理好帽缨，拉下衣襟。

小白：“先生，随寡人上车回朝中议事。”

管仲：“管仲谢国君不杀之恩。”

小白拉管仲上车。

隰朋：“回朝！”

围观百姓欢呼。

歌声：“羔裘如濡，洵直且侯。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

羔裘豹饰，孔武有力。彼其之子，帮之司直。

羔裘宴兮，三英粲兮。彼其之子，帮之彦兮。”^①

一路上，围观百姓欢呼之声不止。

老人甲：“看这阵势，管仲可有出头之日矣。”

老人乙：“齐国早该重用此人。”

青年甲：“伯父，管仲何德何能？”

老人甲：“汝喜欢何为？”

青年甲：“蹴鞠！”

老人甲：“管仲蹴鞠都是高人。”

青年乙：“果真？”

老人乙：“何止蹴鞠，当年北狄入侵，管仲射杀北狄副帅小良，十二年前冒杀身之祸为民请命，力斥朝臣，使釐公开恩，赋税徭役减半，救得数万民众免于饿死。追溯几代，未闻如此贤人。”

青年乙：“父亲，可认识管仲？”

老人乙：“三十岁以上之人，无人不知此人大贤。”

小白等直入齐国大殿。

小白上坐，鲍叔牙、高偃等朝臣就座，管仲下跪。

① 注解：羔羊皮裘柔美又漂亮，在春风中飘逸又舒展。他这个人，生死关头无所畏惧。

羔羊皮裘用豹皮作饰边，展现出威武刚劲。他这个人，主持国家正义。

羔羊皮裘洁白明亮呀，三条结纓亮闪闪啊。他这个人，国家的俊杰呀。

小白：“先生何不平身就座？”

管仲：“有罪之身，安敢坐也。”

小白离席起身，亲扶管仲入坐。

小白：“寡人有事不解，先生必坐，然后方敢请教。”

管仲：“管仲谢国君隆恩。”

小白：“自先祖太公始建齐国，土地不过百里，人口不过一万，太公励精图治，至成王时，助周平定管蔡作乱，传位于先祖丁公之时，沃野两千里，兵车千乘，天下五侯九伯，掌管征伐！无往而不胜，称之为东方大国。历经十四世，何以每况愈下，国势衰败？先父在世，也曾告于太庙，再塑东方大国之辉煌，对外多次用兵，常遭败绩。先生以为原因何在？”

管仲：“用人失误，国无积蓄，军无主帅，不知敌情，武器不利，缺乏训练，军纪涣散，赏罚不明。”

小白：“哥哥执政一十二年，在奚地大败鲁国，出兵燕国，夺得两城，灭纪国，灭邾国，助卫惠公复国，虽然多次取得胜利，国内却非常贫穷。是何道理？”

管仲：“兵者，非善道至德也。善于用兵者，可辅佐王业，成就霸业。先君之用兵则不然，不知随机应变。每用兵就使国内贫穷，战而不能取胜，即或取胜，却死亡甚多，夺得土地却使国家衰败。此四者用兵之祸也，四祸其国而无不危也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第一次对外用兵，先生所言依旧。何以重创鲁军？”

管仲：“乾时之战，不能视之为对外用兵。齐鲁都是千乘之国，不相上下，所以取胜，在于主客之故。况鲁侯不懂用兵！”

小白：“假若鲁军用先生主帅，如之奈何？”

管仲：“我将绕道临淄，临淄必是空城，可能胜算乎？”

小白：“鲁侯不用先生，天不亡齐也。乾时一战，扬我军威国威。今日天下，诸侯纷争。欲使我国强大，在于强兵。先生教我如何强兵？”

管仲：“君上，以此治国，齐国危矣！”

小白：“兵强可威服天下！何危之有？”

管仲：“建国之始，不顾国力，先行强兵，是为本末倒置，恐事与愿违。人曰，穷兵黩武。威服不如德服，先君、郑庄即前车之鉴。今国内府库空虚，

民不聊生，农民背井离乡，乡鄙田野荒芜，路有饿殍，市井歹人横行，作奸犯科，屡禁不止。不先行治理，何言不危哉？”

小白：“楚蛮乃子爵之国，凭借武力，四处征伐，夺得大片疆土，掠得大量财物，俘获众多奴隶，国势强大，进而称王。中原公、侯之国，只能望其项背。不是得益于强兵乎？”

管仲：“成王始封熊绎（yì）子爵于丹阳，丹阳乃蛮荒之地。熊绎同族人及其后世几代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艰难建国，得以强盛，非凭借武力也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常闻圣人治国，可使国力强大。敢问先生何谓圣人？”

管仲：“仲在雍林任属佐时，一老农夫曾说：‘圣人之所以称之为圣人者，在于善分利于民。圣人不能分利于民，则犹常人也。’仲以为此言有理。”

小白：“圣人焉可靠匹夫称谓？”

管仲：“圣人只有万民称颂，才是圣人。如果自称圣人，则是自诩标榜。如果臣子称谓，则有吹捧之嫌。”

小白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圣人难为乎？”

管仲：“人之本性，占有。放纵占有欲望就变得愚昧，约束占有欲望就变得善良。自己总不满足，安可称之为圣人？不闻山河易改，本性难移耶？”

小白：“圣人如何治国？”

管仲：“古之圣人，所以博取英名广誉、丰功伟业，彰显于天下，后世不忘。不得天下人爱戴拥护者，从未闻也。然则得入之道，莫如利也；给利于民，莫如教之以政。故善为政者，田畴垦而国邑殷实，朝廷闲而官府治，公法行而私曲止，仓廩实而囹圄空，贤人进而奸民退。”

小白：“国内如此现状，先君何误？”

管仲：“上面骄矜自夸，又好专断独行！于是乎，舍弃法度而依靠智谋，民众就舍弃生业而喜好虚名；舍弃政令律法而依靠言说，民众也就舍弃实际而喜好空谈；舍弃公道而喜用私情，民众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非为。如此之国必然贫困。致使百姓劳顿不堪、贫穷卑贱。外不能应敌，内不能固守，久之必生祸端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欲效法圣人治国，暂欲光大祖业，治国之道如之奈何？”

管仲：“一曰立国于不倾之地，将权力授予有德之人，则国安。二曰积粮于不涸之仓，务五谷，则食足。三曰物藏于不竭之廩，养桑麻育六畜，则民富。

四曰下令于流水之源，令顺民心，则令自行。五曰使民固守其职，各为所长也，则用备矣。六曰明必死之路，严刑法也，则民不犯罪。七曰开必得之门，信赏赐也，则民不畏艰难。八曰不为不可成者，量民力也，则事无不成。九曰不求不可得，不强民所恶（wù）也，则诈骗不生。十曰不处不可久者，不偷取一时也，则民无怨矣。十一曰不行不可复行者，不欺民也，则民亲上。欲为天下者，必重用其国；欲为其国者，必重用其民；欲为其民者，必尽其民力。治国之道，在固其本也。”

小白：“何谓国本？”

管仲：“民也，士农工商四民，乃国之柱石。”

小白：“国之安危，靠拥有强大军队，军队方为国之柱石。”

管仲：“军队来源于民，军队给养取之于民，谁为柱石者？无民何以有君？天下最为重要者，民也！使民固在齐国，而不流亡国外。”

小白：“有理，如何固民？”

管仲：“在政令也！”

小白：“先父与兄长二世，生前都曾三令五申，凡出逃者，以叛国罪处死。令不可谓不严，刑不可谓不重，何以不能使庶民固于我国？”

管仲：“欲固民，就当识民。今有四民，士农工商。民之本性，皆趋利避害。其商人通贾，日夜兼程，利在前也。渔人之入海，海深千仞，乘风破浪，濒危百里，昼夜不出者，利在水也。故利之所在，虽百仞之山无所不上；万仞深渊之下，无所不入焉。善治国者，因势利导，不烦不扰，而民自富。令之所行，在顺民心；令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民所以逃逸，在民厌恶忧劳，君使民安乐；民厌恶贫穷，君使民富贵；民厌恶危难，君使民安逸；民厌恶死亡，君使民安康。民则爱乡重家。所谓仓廩实，民知礼节；衣食足，民知荣辱。民必固也。先朝之时，庶民十有三四逃逸国外，虽曾下令严厉惩处出逃者，何以屡禁不止？刑罚不足以畏其意，杀戮不足以服其心。君上不闻诗云：“民亦劳止，汙可小康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^①

① 注解：人民真劳苦呵，请给他们安康。恩惠爱戴百姓，以便安抚四方。

小白：“善！民已固如何使之？”

管仲：“欲使民，必先爱民。爱民之要，在修政令、减赋税、轻徭役。必可得到人民拥戴。民众乃国之本，农业乃国之基石。恢复什一税制，垦荒者三年免税。”

小白：“先朝五成赋税，国家用度尚且不足；降低赋税，虽可得到民众爱戴，国家安能富强？”

管仲：“先朝五成赋税，致使民众逃逸，土地荒芜，难有赋税可收。我国降低赋税，各国民众必纷纷来齐。此为善于为政之举。先祖运用爱民、利民、益民、安民四者，而天下大治。”

小白：“爱民之道者何？”

管仲：“爱民之道有二：一曰有业可从，二曰有利民之令可循。凡仁君取之于民有度，轻赋税，薄徭役。用之有止，少建奢华宫室，少用兵征伐，国虽小必安。地之生财有时，民之用力有倦。以有时与有倦，养无穷之欲，必上下相疾也。国虽大必危。地之不辟者，非我地也；民之不教化治理者，非我民也。治理民众之人，必须知晓民众疾苦，厚施德政。政令倡导，务五谷，养桑麻，育六畜，奖励垦荒，则民富矣。严刑罚以制裁奸佞，民可安居；起用贤士，教化庶民，则民知礼；出令不改，取信于民，民则正矣。爱民九惠：一曰敬老，二曰慈爱幼童，三曰抚恤孤儿，四曰供养残疾，五曰撮合鳏寡，六曰慰问病人，七曰通报贫困，八曰赈济困苦，九曰续接绝户。”

小白：“好！寡人可从先生之言以爱民。如此民可安乎？”

管仲：“人初懂事即学会比较，而比较恰是痛苦之始。人我、群己之间种种利害比较，使人不安于本分。故曰天下不患无财，患无人以分之。士农工商四民，岁终所得之利差距不宜过大，民可安矣。贫富悬殊，其害甚矣。有富可敌国者，必垂涎权位。有无食用者，必不安定。士农工商，不可杂处。如临淄可设二十一乡。工商之乡六个，工商居之，工就近官府，商就近市井，互相学习，互相交流，商则越发达，工则越精妙。工商之子弟常为工商，不变其业，自幼受其熏陶，必比前辈精通之。工商越发达，国与民不缺用度之物，军队不缺供给。工商足财，缴赋税予府库，国家富强。工商之民自安矣。士之乡十五。五家为轨，设轨长。十轨为里，设里司。四里为连，设连长。十连为乡，设良人。

士之子弟常为士，自幼相互切磋为士之技艺，士则贤能。”

小白：“乡鄙奈何？”

管仲：“全国可设五属，属有大夫。属辖十县，县有县帅。县辖三乡，乡有良人。乡辖十卒，卒有卒长。卒辖十邑，邑设邑司。邑辖六轨，轨有长。轨管五户。各属、县、乡农户增多，重奖属大夫、县帅与乡良人。”

小白：“好，便于治理。”

管仲：“县乡设集市，方便庶民买卖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请教先生治国大政，市者无关紧要。”

管仲：“市者，货之准也。市者，可知治乱，可知多寡。市者，天地之财，为天下之人所用。无市则民乏而无生计；无市则不能繁荣；无市则国必危矣。先祖太公初到齐地，齐多盐卤之地，人不善种植。太公修政，因其俗，简其礼。通商工之业，便渔盐之利，而人民多归齐，齐方为大国。”

小白：“市者，关系国计民生！寡人孤陋寡闻，还望先生教诲。”

管仲：“仲知国之艰难，欲早日强盛，仍需效法先祖，除我国组成强大商团，使之凡有人处就有齐商足迹；降低关税，修缮驿馆、道路，制造钱币，广开集市，招徕各国商贾，并让其利，各国商贾必蜂拥而至，我国将不乏财用。设贾正管理。”

小白：“市者如此，兵甲不足奈何？”

管仲：“兵贵于精，不在于多，强于心，不强于力。君若征卒伍，天下诸侯皆将竞征卒伍。国君欲速得意于天下，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。君若强兵，宜作内政而寓军令，莫若隐其名而修其实。士乡每家出一士卒，故五人为伍，轨长率之。十伍即五十士卒为小戎，里司率之。四小戎即二百士卒为连，连长率之。十连即两千士卒为旅，乡良人率之。五旅即一万士卒为一军，十五士乡即三万士卒为三军，可拥兵车九百乘。君主中军，高子、国子各主一军。平时轨里自行习武训练，每年春秋两季田猎合练，嘉奖训练有素之戎、连。有此三万兵甲之师，守可固，战可胜，足以保国安邦。我国派数千人商团，与各国通商，所得财利用以兴军，亦可详知各国军、政、民情，又可为国君招纳天下贤士耳。”

小白：“兵甲既定，财用不足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山林矿藏国有，设虞师管理。江河湖泊，兴修水利，杜绝水患旱灾，发展渔业，设司空管理。工正府下设盐铁司，煮盐、冶炼金铁由国家专营，设祈望管理。制作司管理制作兵车、兵器、铠甲及民用器具。建筑司，修路建桥，修建驿馆，利于各国商贾往来。发展畜牧，国家设千头以上牛马牧场，三年之内，少则应有三十个。既可用于战事又可民用，提倡用牲畜耕地拉车。国家设牧正管理。鼓励庶民散养六畜，修建民房，设乡师管理。发展商业，以齐所多，易齐所缺。以我国盛产盐，以莱夷盛产铁，运往中原诸国，可易粟谷、布帛、牛马、细金。”

小白：“依先生之见，今日之天下，齐国之强敌者何？”

管仲：“东有莱夷，南有蛮楚，西有戎，北有狄。此四夷，不仅是齐国劲敌，也是华夏大敌。莱夷曾与先祖太公争夺营丘，为太公所败，久欲复仇。莱夷与齐国接壤，乃齐国后顾之忧。我国欲安定，当先服莱夷。戎、狄一直危害中原，西夷犬戎攻陷镐京，烧毁王宫，府库洗劫一空，于骊山杀死幽王。平王不得已迁都洛邑。自此戎、狄屡犯中原诸国，我齐国也曾多次受到戎、狄侵扰掠夺。戎、狄虽然强悍，因其无知，尚不足畏惧。南蛮荆楚称王二世，先后吞并江汉十一国，臣服四十五国，地域广大、物产富饶、人口众多、人才济济，国势强大，与天朝分庭抗礼，久欲吞并中原诸国。四夷之中，蛮楚最强。”

小白：“今日天下谁可与楚蛮匹敌？”

管仲：“秦晋联合尚不足以匹敌。”

小白：“我国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以国君之志，终必胜楚。”

小白：“先生果然大才！寡人误听，人言先生，贪、怯、愚且无能。鲍叔正寡人视听，险些失却贤人。”

管仲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。”

小白：“鲍叔、太傅力荐先生。”

管仲此时心里想到，只要不杀我就好，所以说道：“天下不患无臣，患无君以使之。”言下之意，能臣很多，只要国君善于用人。

小白：“寡人欲用先生辅政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仲乃罪人，能不诛杀，得以奉养老母，已是再造之恩，不敢奢望也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绝非戏言也。”

管仲对宗族治国，早已不抱希望，只想著书立说。万没想到小白还非要用其辅政不可，管仲深知伴君如伴虎，何不以苛求宛然拒绝，主意已定。于是说道：“不可，仲闻贫不治富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将齐国^①市税封于先生，可也？”

管仲：“不可，仲闻疏不治亲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尊先生为仲父，可也？”

管仲：“不可，仲闻贱不治贵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拜仲父为太师，位三公之首，还不贵乎？”

管仲：“上古之时，朝廷巫卜秉政，史称太史寮。设内史、御史、宗伯、太卜。以神灵名义，制约天子，惑乱国家。时至商汤，改制三公，设太师、太傅、太保辅政，史称卿士寮。伊尹始为太师，周初先祖太公为师，列三公之首，之后三公多出自宗族。国君乃天子外臣，齐封太师，不符大周礼制，夷吾不敢为之。臣无伊尹、太公之才，又出身贫贱。仲愿相助国政如何？”

小白：“就依仲父，称相国。齐国不再设三公。”

管仲接连提出苛求，小白都满口答应。此时，管仲才相信小白诚心用其辅政。管仲深受感动，暗下决心，绝不辜负国君的期望。

管仲：“仲闻孤木难建大厦，一滴水难成大海。若以管仲为相，臣将举荐如下诸人。”

小白：“请讲。”

管仲：“鲍叔为人，缜密细致，淡泊财物，精于商贾，使鲍叔掌管财物、商贾，必无差错，全国财物收支就赖鲍叔耳。请加封鲍叔为左相国。”

小白：“好！”

鲍叔：“此为国脉，仲宜教我。”

管仲：“通习礼仪，进退娴熟，辩辞之刚柔适度，善于外交，臣不如隰朋，

① 注解：这里的国是指临淄，当时的都城即国也。

请封为大行人。”

小白：“准请。”

管仲：“垦荒种田，精通农事，善于积粮，臣不如宁越，请封为大司农。”

小白：“准请。”

管仲：“训练兵甲，严明纪律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臣不如王子成父，请封为大司马。”

小白：“准请。”

管仲：“执法公正，明察秋毫，不杀无辜，不纵奸邪，臣不如宾须无，请封为大司理。”

小白：“准请。”

管仲：“敢冒犯君颜，正直谏言，不图富贵，不惧死难，臣不如东郭牙，请封为大谏官。”

小白：“准请。”

管仲：“齐国五属，乃国家基础，宜加强之。雍廪多年任属大夫，谙熟属中事宜，请封雍大夫为五属之长。”

小白：“准请。”

管仲：“思维敏捷，善于观察，注重耳目，臣不如仲孙湫，请封为士师。”

小白：“准请。”

管仲：“君欲重塑东方大国，由此八子助我，臣虽不才，必足君愿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于太庙拜相之时，就以仲父举荐一一册封。”

管仲：“太傅乃三朝元老，多年为国学师长，培育众多俊杰。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百年之计，莫如树人。可否再辛苦数年，专事学塾？除国学外，再建士农工商四民黉宇；五属专设事农黉宇，教习种植五谷、桑麻、果菜、畜牧，农业可发展。民必安居乐业。大兴治学风尚。”

高偃：“夷吾果然不负众望，老臣将不遗余力。”

小白：“布告天下。太卜择期，斋戒七日，告于太庙。太傅以为如何？”

高偃：“老臣终可告慰先君矣。”

管仲：“臣请全国乡良人以上官吏，并每乡来一名德高望重之老人同奉太庙。”

小白：“仲父可知，这等小吏无奉太庙先例，莫说庶民。”

管仲：“所以即无光大先祖太公伟业之君。先祖太公恩泽庶民，庶民缅怀太公，尽情尽理。”

小白：“有此必要？”

管仲：“令出于君，奉令行事在官吏，执行君令者庶民也。”

小白：“仲父所言有理，就依仲父。仲父博学，寡人兴致极高，请随寡人入后宫畅谈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臣遵命。”

小白：“仲父令堂，必心急如焚，鲍叔可去安慰之。”

鲍叔：“臣遵命。”

隰朋：“恐有比伯母更焦虑者。”

小白：“何人？”

隰朋：“齐国才女，珤莹也。”

小白：“珤莹，莫不是当年罢公子纠之聘者？”

隰朋：“国子千金，召忽之妹。”

小白：“仲父有此红颜知己，国子乃天子册封世袭上卿，授子爵位。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。寡人与太傅做媒，仲父意下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隰朋害我。”

高傒：“珤莹爱慕相国久矣，老臣早有耳闻。成人之美，老臣自当为之。”

小白：“善！仲父请随寡人入后宫畅谈。”

管仲：“国君请。”

小白携管仲手下。

三十七

距离拜相尚有些时日，管仲早知釐公子弟都不知庶民疾苦，即劝勉小白赴乡鄙巡视，管仲为让小白见到真情实况，轻装简行，不招不告。雍廪向导，仲孙湫、宾须无护卫，鲍叔、宁越随行。小白到雍林亲见农民疾苦，多次流泪。一路长吁短叹，适才深悟仲父庙堂对策。

鲍叔牙：“君上不必如此悲切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臣民，生计竟然这般艰难，焉能快慰哉。”

雍廪：“臣与管仲共职时，曾有规划，不过三年可使庶民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。”

小白：“何以时至今日仍是如此艰难？”

鲍叔牙：“恐只有襄公可回复矣。”

小白沉默多时：“仲父，寡人期盼明日改善才好。”

管仲：“臣必不辜负君侯热切之心愿。”

自乡鄙归来，管仲又鼓动查看临淄市井，小白领会管仲用心，自是欣然允诺。小白、管仲、鲍叔牙、宾须无、宁越、仲孙湫等人，人人便装徒步，市井非但萧条，沿街有许多乞讨者、有卖儿鬻女者，街边墙下，道殣相望。雍门有买卖奴隶的台子，正在买卖奴隶。虽说从前也曾到市井转转，那时有先父在，自是熟视无睹。如今则不同，是自己要面对要改观之。

此时，一位衣着褴褛者，手提着一个陶罐，跟着一群地痞无赖走来，歹徒甲从一片规模很大的酒家走出来，直奔提陶罐者。

歹徒甲：“师傅说要。”

提陶罐者：“此是三镒，要换三区黍谷。”

歹徒甲：“三区就三区，我家常年要蜜，汝有多少只管送来。”

提陶罐者：“下次我去何处能找到大爷？”

歹徒甲用大拇指向身后一指：“可认识？登云楼。”

提陶罐者：“可曾拿来黍谷？”

歹徒甲：“下次交货时再来拿这次黍谷！”

提陶罐者：“我家已有半月无粮，老父老母有病，仅有这点蜂蜜，换少许黍谷度命，不能赊欠。”

歹徒甲：“这是我家师父给临淄市井所立规矩，岂能改变？”

提陶罐者：“既如此小人不卖。”

歹徒甲：“不卖？我等白白耗费这许多时光，汝要赔偿损失。”

提陶罐者：“何不讲理？是汝等要买，带我走这许多路，又不给黍谷，倒是耽搁我许多时光。”

歹徒甲：“我家师传出言就是理，临淄还没人敢坏我家师父规矩。我家买酒买肉都是照规矩办。何况汝几镒蜂蜜？”

提陶罐者：“我如何从没听说。”

歹徒甲：“再听说就是第二次。汝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乎？”

众歹徒围拢来。

提陶罐者：“求大爷开恩，小人家里急等黍谷吃。”

提陶罐者欲走。歹徒甲示意，几个歹徒一哄而上，抢夺陶罐，提陶罐者死死抱住陶罐，跪地求饶，有人动手殴打提陶罐者。

提陶罐者：“小人家中实在无黍谷矣，父母年迈多病，求诸位大爷可怜可怜。”

歹徒甲：“这年头谁可怜谁？不要和其废话。”

小白、管仲等人走来。

仲孙湫：“大胆狂徒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下强抢，还不住手！”

歹徒甲：“好大口气，汝是管仲啊！”

仲孙湫：“尔等看看这是何人！”

众歹徒回头看到管仲，各自逃散。